

# 命运交响曲

传记文学选

江苏文艺出版社



# 命运交响曲

■ 传记文学选

江苏文艺出版社

## 命运交响曲——传记文学选(4)/朱明雄 编

---

责任编辑：卞宁坚

出版发行：江苏文艺出版社(南京高云岭56号)

经 销：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盐城市印刷厂

开 本：850×1168mm 1/32

印 张：11.75

插 页：2

字 数：290,000

版 次：1988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 数：1—2,340册

标准书号：ISBN 7-5399-0054-7/I·51

统一书号：10141·1198

定 价：2.90元

---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 目 录

站在社会学的起点上 .....	张 桦 ( 1 )
——记费孝通教授	
吴健雄 .....	庞瑞垠 ( 52 )
数学大师苏步青 .....	贾树枚 王增藩 ( 104 )
弘一法师李叔同 .....	容天圻 ( 124 )
影艺六十年 .....	吴印咸 ( 146 )
命运交响曲 .....	史中兴 ( 169 )
秦怡传 .....	陆寿钧 ( 200 )
伟大的女性 .....	颜世贵 ( 223 )
陈毅元帅的妻子 .....	铁竹伟 ( 238 )
——献给一位伟大的女性	
从“皇叔”到全国人大代表 .....	辛 芳 ( 256 )
——爱新觉罗·载涛外传	
一海相隔 血链相系 .....	高伟民 译 ( 280 )
——记郭沫若、陶晶孙与佐藤姐妹	
旋风 .....	吴晓民 ( 314 )
生命的三分之一 .....	胡思升 ( 345 )
后记 .....	朱明雄 ( 370 )

# 站在社会学的起点上

——记费孝通教授

张 桦

科学是万能的。可是它也常常有所疏忽。譬如现在颇为时髦的知识分子问题、老年问题、人口问题以及待业、独生子女、小城镇、甚至大男大女的恋爱婚姻等等问题，它们应该归哪一门科学去研究呢？过去是没有的。当然，这个过去指的是一百多年前。

人是智慧的。可是人也常常犯错误。因为尽管他们总是在试验——失误——再试验的公式里生活，尽管他们的生活总是演出一个又一个悲欢离合的故事，可他们却老是想不到，社会象人一样，有它自己的意志，或者说叫规律。还需要有一套叫做“社会学”的知识去研究和改造它。“社会学，难道也算得上学问吗？”人们经常这样奇怪地问。

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上就曾经普遍存在过这种看法，不过在此基础上，还有所发展。首先，它不仅算不上科学，或者是一门典型的资产阶级的科学，是整个无产阶级斗争史上任何革命领袖都没有表过态的科学。再者，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它是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制度，在这样的制度下，不可能有任何社会问题。没有问题，又要它何用？

然而，革命不仅仅是一场风暴，即使它能刮十年、二十年、三十年。革命，这个漫长而艰苦的事业，它需要火一样炽烈的热

情，也需要冰一样清醒的理智。

于是，在中央领导同志的倡议下，一个重要的座谈会在北京的日坛公园召开了，它的中心议题即：中国应不应该恢复社会学？会议的时间是一九七八年的春天，这是中国当代史上一个百废俱兴的春天。

参加座谈的只有十几个人，当然，这并不包括那些受到邀请却没有出席的人。显然，会议的召集者——社会科学学院的规划局，对此作了精心的选择。在某种程度上说，与会者对社会学的态度，也就意味着他们自己的将来。确实，在座的每一个人都与社会学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这种密切的程度真可以用性命攸关去形容。因为社会学，他们才得以成为中外知名的专家教授，也同样因为社会学，他们又几乎全都演出了一幕漫长的个人悲剧。当然，比起另外一些已经长眠地下因而不能到会的人，他们还算幸运的是幸运的。

会议的缺席者也不乏其人。据说某教授（现在是某大学社会学系主任）的结发老妻知道教授本人受到邀请，便赌气道：“你去，要不怕再被送劳改，你就去吧！”

的确，社会学和资产阶级这块脓疮痍在一起已经快三十年了，难道真有这样的回天之力，能把它们再掰开吗？即便能掰开，还会不会再合上，刚刚闭幕的悲剧还会不会重演呢？

这是每一个与会者都必须思考的问题；也是他们应该马上回答的问题。

所以人人都在凝目沉思，会场的空气也因此显得有些沉闷。

这样的气氛对于会议的主持人来说，着实有点儿为难。他首先把希冀的目光投向中央民族学院的费孝通教授。因为他知道，在社会学者中间，无论从资格、还是从影响来说，费孝通都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

“费老，请您表个态吧。”主持人满面含笑。

费孝通本能地点了点头，尽管他还并不急于发言。他确实还没有想好，这个邀请发得实在是太突然了。为他平反才不过几个月，他刚刚过了几个月无忧无虑的日子，现在却又要让他重操旧业。

可是他又确实点头了，多年屈辱的地位已经使他习惯于这个动作，无论是大大小小的批判会，还是在大街上，对于每一个他的批判者，他都必须点头称是，即使是对那些在他扫马蹄时，追在身后打骂的孩子们也不例外，尽管这简单的动作并不意味着他赞同他们。

可是他现在确实是点头了，这只能意味着他就要表态，因为在别人眼里，他不再是恶名鼎鼎的“右派”教授，而是一个专家学者；对他自己来说，这也是一个值得珍重的权利，他失去它已经整整有二十一年了。他感慨地摸摸花白而且已经谢顶的脑门儿，略加措辞，终于一下子挺起身来，很干脆地说：“我的话只有两句，第一，中国一定要有社会学；第二，我决不再搞了。”

这话真是明白得让人糊涂。会议主持人感到有点儿吃惊，他定了定神，又满面微笑地提示说：“很好，很好；不忙，不忙；是不是我们都再好好想想？”

费孝通没有再说话，他确实在想。

想什么呢？

该想的太多了。



那还是一九三〇年初秋的一个上午，古都北平，蝉声渐退，暑热犹存。他一路打听，沿着由西直门向西北折的土路，跨进了燕京大学的校门。

燕园的确很美，难怪有人说它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大学之一，

琼楼玉宇，湖光塔影，簇簇鲜花，重重柳荫，哪怕是最缺乏想象力的人流连其间，也会拨动心弦，奏上一支美妙的畅想曲。

然而对此，他却只抱以淡淡一笑，因为此刻他没有赏景观光的兴致，他注意的是每扇门楣上那几个古朴的老仿宋字。当“社会学系”这几个字终于被收进眼帘时，他情不自禁地屏起呼吸，站住了。

他就是冲它来的。

“我想知道，到底什么是社会学？”他很直率地发问。

接受他提问的是个很有风度的中年人。说他中年，似乎又有点过分，看看他那张又白又嫩的国字型脸，就知道他至多不过三十岁。然而，他那种从容不迫、有条不紊的神态，又着实令人肃然起敬。

他问完了之后，才感到自己的冒昧，后悔自己竟没有先问问对方的姓名。这以后，他才知道，这位“中年”人是吴文藻教授，当时他才二十九岁，既是中国第一批学习社会学的学生之一，又是第一批传授这门科学的先生之一，他还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最优秀留学生奖章的获得者。这奖章每十年才颁发一次。

出乎意料，吴文藻并没有计较他的唐突，而是很感兴趣地反问：“你为什么要问这样的问题呢？”

他环顾了一下四周，看看没人，便回答道：“因为我总觉得社会腐败得不可思议，我想知道这是为什么？”

“那么你都有哪些认为不可思议的呢？”吴文藻的兴致更浓了。

“太多了，为什么外国人总欺负我们？为什么我们又总是受他们欺负？为什么西方人在东方人眼里不是洋鬼子就是洋大人，彼此却不能友好相处？为什么在中国既有长城又会有小脚？为什么千百年来战乱迭起而社会风气每况愈下？难道堂堂华夏之美德，真会被社会污秽所蚕食，就象苏州那些明净的小河，注定要在



不久变成臭水沟？我实在是看不下去。”

吴文藻坐不住了，他激动地在屋里来回踱步，也许是这些话使他想起了花花绿绿的标语旗和宪兵手中寒光闪闪的大片刀。他曾经是“五四”游行行列中的一员，也正是从那时起，他立志要研究社会学，哪一个满腔热血的爱国青年不想为满目疮痍的祖国开一副良药呢？

吴文藻知道，站在眼前的是个和自己同样的青年人，这也正是他求之不得的。于是，他用亲切而又富有魅力的声音说：“你的话使我了解到，你是一个对社会非常关心的青年。事实上，你以上说的也都属于社会学所要研究的范围。然而，究竟什么是社会学，到目前为止，还众说纷纭。法国的孔德认为它是‘对于专门社会现象的全部根本法则所从事的实证研究’。英国的斯宾塞认为它是‘研究整个社会有机体的构造、功用、起源和发展’。德国的韦伯认为它是‘用理论上可理解的人类行动的相互联系，求解释它的材料，即应解释人类行为的主观意义与意旨所包含的各种态度’。俄国的李林佛则认为它是‘在研究社会的特质’。类似这样的概念还可以举出许多。不过，从它们的差异中我们可以看到其共同点，这就是它所研究的中心是人类社会，尤其是现实人类社会，从中寻出规律，对善者发扬光大，对恶者给予疗救。我认为，对这样的学科，你一定会很感兴趣。”

“是的。”他很坚决地回答。

吴文藻决心进一步争取他，拍拍他的肩膀，满怀期望地鼓励说：“那么明年就来报考我们系吧，如果可能，我一定优先考虑你。”

“您……”他用怀疑的眼光看着吴文藻。

吴文藻解释道：“我是系主任。”

“真的吗？”他又惊又喜地问。

吴文藻又肯定地点点头。

“那您现在就收下我吧，我是东吴大学医专预科的学生。”  
他从怀里掏出了一张转学证明。这回轮到吴文藻吃惊了。

“这上面说因为你成绩优良，介绍你到协和医学院继续学习。”

“对。”他应声答道。

“难道当一个医生不好吗？而且你还可能是一个医术很高的医生。”

他没有回答。

“那你不能告诉我，你为什么要改行呢？”

“为什么？”话一出口，他只觉得一股怒气窜到嘴边儿，可是，他猛然想到燕京和东吴一样，都是教会大学，这话又该怎么说呢？

他的确是一个学习出色的学生，因此，他被推选为学校学生自治会的五名总干事之一，专门负责保障同学们的利益，这样的荣誉在预科学生里，还只有他一个。

有一天，一个生病的同学竟然又被校医打了，校医仗着自己是教会的亲信，经常打骂看病的学生。

怎么办？到校方去告状？这和等待上帝去惩罚恶人一样，毫无指望。

最好的方法就是以牙还牙！五个血气方刚的学生会干事经过紧急磋商以后，便邀集起上百个同学，高呼着口号冲向校医室。顷刻之间，那个平日趾高气扬的家伙便被无数只大手抓了出来，如同一堆烂泥一般瘫到了地上……

真是胆大包天，在上帝开办的学校里，竟然有人敢打骂上帝的“忠仆”，这不等于用暴力拒绝上帝的恩典么？

第二天，他便被传去校长室。路过布告栏的时候，他看到新贴出的布告，其他四个干事已被开除，原因是：学习粗鄙兼之滋

扰校务。

而他呢？

对于总是口口声声说自己爱才的校长来说，这也正是一个难题。留下，万万不行；开除，岂不让他人耻笑。左思右想，他便为他开了一张转学证明。

所以，他才不得不来到了北平。

所以，他才冒昧地闯进了燕园。

“先生，”他用恳切的眼光看着吴文藻，“最早，我的理想也并不是做医生，少年时代我曾酷爱写作，一直都幻想当一个作家，可是，高中毕业那年，我的许多同学和朋友都忽然失踪了，就因为他们曾经写文章声援北伐，宣传打倒军阀，宣传社会主义。我感到害怕，在乡下躲了几个月，以后就报名上了医科。可是，现在我明白了，只想洁身自好是行不通的，一个学医的，即使他再高明，也无力疗救整个社会，现在中国最需要的，正是这样的‘医生’。收下我吧，先生，这不仅仅是为国家，为别人，也是为了我自己。”

吴文藻默默地点点头，其实，招收这样的学生正是他的宿愿。因为，从打回国的那天起，他就立下了一个宏大的志愿，要用自己的全部心血，为中国社会学培养一代顶梁架柱的人。他放心地递过一张白道林纸，让年轻人填写一下自己的简历和想法。

几行流利的钢笔行书出现在纸上。

姓名：费孝通 年龄：20

出生年月：一九一〇年十一月二日

民族：汉 籍贯：江苏吴江

我过去的座右铭是“洁身自好，于人有益”。生活告诉我从现在起应该是：从认识中国，到改造中国。

随着字迹的慢慢延伸，他知道，新的起点开始了。

## 二

“起点，这又是一个起点啊，可惜自己已经不能象五十年前那样，果断地走上起跑线了。为什么？难道就因为自己六十八岁了吗？不！……”他思绪沉重地回到家，一头靠在那把破旧的藤椅上，昏昏沉沉的，感到有些累了。

然而，他看到自己的书桌上放着一封信，一封很厚而且加盖了好几张转寄单的信。显然，寄信人不清楚确切地址，以至于让它辗转了一段多余的路程。

是谁还会给自己写这样长的信呢？在这个世界上，他早就认为，自己已经被人遗忘了。当然并非所有的人都是如此，菜店的售货员们知道，每天早晨，他都要提着菜篮，规规矩矩地排在店门口；外孙的同学也知道，他是一个能烧饭，能洗衣，还很能讲故事的好外公。

可是，作为一个学者呢，谁还送来厚厚的论文请他指教，同他在一起探讨？谁还写来长长的信件，评论他的著作，指出他的得失？

当然，这样的机会也曾经有过，那是一包比这还厚得多的邮件，是一本他的传记。

他简直想象不到，就在他在五七干校里当炊事员的时候，一位美国耶鲁大学的教授，竟然为他写了长达三百六十八页的传，它的全称叫《费孝通和在革命中国的社会学》。

军代表虎着脸把拆封的邮包交给了他，他每天晚上偷偷地读一点儿，掩卷之后，百感交集，不禁在书尾录下了这样一首诗：

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  
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

鸟终于飞尽，云也已散去，难道真的还有人记得他？这只鸿雁究竟要向他倾诉什么呢？

出乎意料之外，信并不长，写信者是广西梧州市一所中学的历史教员。他写道：在清理武斗残留的废墟时，他们发现了一块弹痕累累的石碑，经过辨认，发现碑文和他有关。这个年龄似乎不大的老师认为，它记录的是一个非常动人的故事，他表示要把这故事讲给他的学生们，让他们永远都记住过去。

剩下的，便是那块石碑的拓片。

难道还用把它打开吗？那上面一共一百六十一个字，哪一个没深深地刻在他的心底呢？

未名湖畔，一路垂柳，临湖轩前，半屏翠竹，他和她的婚礼即将在此举行。

他多神气呀，灰西服、红领带、金丝边的眼镜，一幅标准的新郎派头。

他多得意呀，仅仅五年，他就由一个社会学的门外汉，大步跨越了本科生、研究生，现在又考取了留英博士学位的研究生，连中三元。

当然，最叫他得意的还是她。此刻，她站立在他身旁，薄纱披肩，白裙委地，鲜花满怀，的确称得上楚楚动人。

不过，最让他迷恋的，还是她那朝气蓬勃的事业心。她曾经用一个暑假，把自己关在图书馆里，翻译了一本乌格明的著作《社会变迁》(Ogburn: Social Change)，而大受称赞。她也曾多次露宿在圆明园的废墟里，做出外调查的“预演”，因而使人敬佩。她穿着打扮极为朴素，日常只喜穿蓝布旗袍，丝毫没有都市女子的那些讲究，因而又常常受人非议。

她是谁呢？

她叫王同惠，是比他矮两届的同系同学。象所有正在热恋的

年轻人一哄，现在他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令人愉快的是，持有这种看法似乎并不仅仅只有他一个。所以，来参加婚礼的人络绎不绝，他们俩的同学们来了，他的“启蒙导师”吴文藻教授来了，他的老师兼好友潘光旦教授来了，甚至连当时的燕京大学校务长司徒雷登闻讯以后，也特地赶来为他们主婚，这可成了婚礼上的一件大新闻。

然而最大的新闻还是由他们俩爆出来的。正当婚礼进入高潮，客人们纷纷为他们祝福百年之好的时候，他们忽然公布了一个秘密：蜜月之机他们将携手赴广西大瑶山进行一次社会考察，回来以后要写一部关于瑶族社会的论著。他昂起亮亮的脑门，紧紧地挽住她的手，激动地说：“这正是我们结婚的目的，为了中国的社会学研究，为了民族的中兴自强，我们不怕传说中的野人，不怕密林里的野兽，要用自己的双手开一条光明之路！”

四周鸦雀无声，以至于王同惠不得不在一旁证明道：“真的，我们是要作一次探险。”人群依然一片静默，许多人被惊呆了。瑶山、瑶族在他们的概念中都是险恶之词，山深路险，兽猛人凶，即使是专门从事民族考察的，也极少有人能亲自走访这个封闭在深山里的民族。可是现在，这对青年却要独自进山，难道他们真的吃了豹子胆？许多人被感动了，他们暗自赞叹他俩的勇气和理想，尤其是王同惠，她开了妇女从事边疆社会调查的先例，成了中国社会学界的一位“状元”，这是多么令人敬佩的状元呵。终于，大家想起应该为他们鼓掌，顷刻间，婚礼上掀起了一片掌声。

当然，也有些人对此只抱以淡淡一笑，因为他们认定，这幕出色的演说，不过是新婚夫妇为了使婚礼更有声有色而开的一个大玩笑。

然而，过了两天，他们按老规矩去闹新房时，却发现这对新人真的锁门外出了。

不久，北平的晨报副刊开始连载一篇《桂行通讯》，大约每十天左右便刊登一次，它以流畅的笔调描绘两个青年男女怎样从秀丽的桂林启程，一步一步地走进神秘的大瑶山。

瑶族，是一个受歧视的少数民族，在很早的年代里，就被撵入了南岭山脉的高寒地区。据说，他们的祖先在两千多年前的秦汉时代，还定居在长江中游的洞庭湖一带的平原上，但是这个具有强烈反抗传统的民族拒绝统治者强加于他们的徭役，宁愿进入深山老林，靠双手开辟自己的家园，保卫自主的生活。所以有人引用最早见于汉文史书《梁书》里的，用来称他们族名的“莫徭”（不受徭役）来作此说的佐证。尽管史学家对此不尽同意，然而，当我们进山后，却发现这种依赖险阻，孤主自保的事实并非历史的偶然。它的边缘尽是几百公尺的陡坡悬崖，连马都不能骑的羊肠小径，在老林密箐里似隐似现。

我们吃力地走着，然而内心却充满了喜悦。因为今晚就可以到达花兰瑶居住的小山村了。真没有想到，一个瑶族，竟然会有那样多的分支，仅仅在这方圆两千三百公里的大瑶山中，就有着茶山瑶、坳瑶、花兰瑶、盘瑶等等。他们之间有着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有着不尽相同的生活习惯和服饰标志，也有着许多我们所不知的才智和长处，这些都是令我们喜出望外的。可是，同样让我们想不到的是他们生活的贫困，每至夜晚，只有火塘里的火焰照明，遇到来客，点上一支松明，满屋的黑烟使人眼酸得难以睁开。因此，我们随身携带的手电筒竟成了聚集孩子们围跟的信号，他们住的竹棚，墙缝里寒风袭人，让我们难以成眠，可是瑶民家里很少有床完整的被子，即使是成人，有许多连衣服都不全，他们吃的只是芭米和野菜。

.....

我们又走进了盘瑶的地界，周围高峰插云，山岭起伏，有几条急流从中间四处奔泻，靠河有块平坦的小坝子，上面一个光脊梁的农夫正在干活，他边干边哼着一支古老的瑶歌，它单调，富于节奏而又起伏不定，带着一股山的风味，这风味使我们想到了自己的童年，也想到了走进瑶山以来的许多印象。那密林、寒雾、歌手们的琴弦和温暖的火塘，虽满我们并不是采风的，虽然我们想找人问路，可是我们没有惊扰他，生怕这歌声会被这不期而至的打搅所中断，而是默默地离去，沿着一条似隐似现、屐气抖动的小路。……

这如同流水一样清新的文章每出现一次，都不能不引起读者们浓厚的兴趣，他们津津有味地读着，幻想着大瑶山中的一情一景，同时，许多人也注意到了作者，他们经常在谈论着费孝通和王同惠的名字，推断着他们以后将要遇到的将要写到的。

可是，第九期《桂行通讯》竟没有刊登，报馆的回答是：作者没有如期将稿件寄到，原因不明。

又过了十几天，就在读者对《桂行通讯》已经不抱指望之时，晨报忽然用二号大仿宋字在头版发出了一条罩黑边的简讯：

#### 为探求学术而牺牲

费孝通夫妇迷路遇难，其时当在上月下旬……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吴文藻教授、清华大学教授潘光旦已急电广西大学校长马君武博士，请照料一切，然未得复电，故费君夫妇不幸之真相，尚未十分明了也。……费君本定由桂归来后，准备出国，夫人返燕大以卒其业，乃正青年贵志而歿，平市社会学界，莫不为之惋惜。



他们确实迷路了。一阵大雾过后，领路的瑶族挑夫便踪影不见，而且不知从哪个岔路口，他们走进了一片黑森森的野林，本来就不宽的山路越来越窄，越来越模糊，最后终于被掩埋在厚厚的枯枝败叶里，榛莽蒙密，钩发悬股，尽管如此，他们仍然拚命地向前开路，希望能在天黑以前到达本来中午就该到的那个小瑶村。

太阳平西，他们终于摆脱了密林，走进了一片悬涧注溪、危石叠嵌之地。身后黑黑的树影越拉越长，很快就把他们罩了进去。眼前的巨石奇形怪状，几股乱水，穿石跌阶，发出森森的声响，密林深处，不时传来野兽的嚎叫，瘦弱的王同惠禁不住打了几下寒战，双手紧紧地抓住费孝通的胳膊。

“冷吗？”他问道，她摇摇头，其实她只穿了一套并不太厚的旅行夹克。

“饿吗？”他又问，她也摇摇头，尽管他们已经整整一天粒米未沾了。

“那是害怕？”

她先摇头，接着又点点头，脸也红了。看到她一脸羞涩，费孝通微微含笑，体贴地问：“怕什么，死？”“不！”王同惠肯定地回答，“要是死得值，我才不怕呢，可象现在，万一真的找不到路，我们还会有将来吗？”费孝通轻轻抚摸她的一头秀发，心想：她毕竟是个才二十出头的姑娘呵。他用大哥哥似的口气安慰她道：

“还记得昨晚在火塘边咱俩说的话吗？”“记得，”王同惠立即变得格外振作，“你说，出了大瑶山，咱们争取在华北再考察一两个地方，等你出国回来以后，我们再去东北、西北、东南，用二十年的时间把中国的每一个角落全都走遍。我接着说，把这步走完之后，咱们也快走不动了，就安心坐下来，编纂一套《中国社会组织的各种形式》。”

“那么，看来咱们是肯定不能久留此地的了？”费孝通似乎无